

神奇的 爆炸



SHENQIDEBAO ZHA



神 奇 的 爆 炸

李 凡 青 羊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沈 阳

内 容 摘 要

爆炸！轰隆隆地爆炸！

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目睹过凄惨的场面，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从电影银幕上，也看见过恐怖的情景。并在人们的头脑里对于“爆炸”形成了巨大威胁与死亡的概念。

实际上，许多科学家应用爆炸工艺，已把人类生活中的无穷无尽的幻想变为美丽的现实，造福于世界。本书通过新颖、独特的故事，将告诉读者我国工交战线劳动模范、高级工程师陈火金同志及其试验室，是怎样浇灌了瑰丽多彩的爆炸之花？……神在哪里？奇在何处？……

神 奇 的 爆 炸

李凡 青羊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

开本：787×960^{1/2} 印张：5

字数：83,000 印数：1—27,50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93 定价：0.38元

目 录

引 子	1
南方来电	6
广告的启示	18
良师益友	29
攻克“封头”	35
罪在哪里	47
铁窗内外	55
“牛棚”收获	65
五块铜片	75
签字的背后	86
春来了	95
心 血	106
涨潮之前	116
喜相逢	127
新的探索	140
北京之行	148
附 记	156

引 子

爆炸！“轰轰”地爆炸！

飞机投下的炸弹，大炮射出的炮弹，爆炸的巨声响成一片。顿时，浓烟滚滚，大火满天，楼房炸塌了，厂房炸毁了，哀鸿遍野，尸体成堆……

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目睹过这凄惨的场面，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从电影银幕上，也看见过这恐怖的情景。

长期以来，一般人们的脑海里，对“爆炸”形成了死亡和血腥的概念。

近来，听说大连造船厂工程师陈火金在搞“神奇的爆炸”，它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神奇的爆炸究竟神在哪里？奇在何处呢？

五月的清晨，我们带着采访陈火金事迹的任务，乘车沿渤海湾公路，驰向棠梨沟爆炸加工工地。

春雨后的柏油路，格外洁净。路两旁的杨柳抽芽吐绿，樱花怒放，迎春花瓣上的露水珠，被阳光

照射出道道金光。棠梨沟两壁的山坡上，象铺了一层绒绿色的地毯，不知名的奇花异木，纷纷争妍，随着温暖海风的吹拂，处处散发着鲜花的芳香。

工地上聚集了很多参观的人。我们下了车，年过半百，精神饱满的大连造船厂党委王书记，笑盈盈地迎过来，说：“你们来的正好，一会儿就要开始爆炸加工了，咱们去看看吧！”

说着，我们跟着王书记沿着蜿蜒曲折的水泥公路来到爆炸作业地点。要说爆炸场地，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除了供应爆炸使用的钢板、铜板和备用的胎具外，乍一瞧，还真有点空空荡荡。爆炸组的几个工人，正忙碌着，把一块三米直径的钢板，平放在地面上，在四周放了一公分高的小钢柱，然后把一块同样规格的铜板放在上面，周围加上一圈油毡纸，围成沿，铺上一层炸药，在炸药的中心点，埋下一个雷管，接上炮线。

这时，一个四十多岁，中等身材，体形魁梧，红黑脸膛，浓眉大眼，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戴安全帽，身穿白帆布工作服的人，详细检查了爆炸的准备工作，朝围观的人们含笑地说：“同志们，现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请离开作业地点！”

王书记指着那个人，对我们说：“他就是探索爆炸加工奥秘的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 陈 火 金 同

志。”

当我们刚要前去与陈火金同志握手相识，约定时间采访，一个细高个儿，精神充沛的中年汉子，手持话筒喊道：“请诸位同志，退到东面山坡上的安全地带，要开始爆炸了！”

王书记指着那个人，笑道：“他是个能工巧匠，名叫周家良，是陈火金的好助手。”

我们随着人群，撤到安全地带。周家良用话筒响亮地喊道：“注意！”接着喊了声：“一——二——三！”于是，“轰”一声巨响，火光闪烁，地动山摇，一团蘑菇云拔地而起，冲击波吹的树枝哗哗作响，摇荡着丛丛映山红花，象似在欢呼祝贺。

炮声响过，山上的人蜂拥而下。到跟前一看，瞠目结舌，惊喜万分：两种不同性质的金属，坚实地熔合在一起。

王书记告诉我们说：“这种产品叫做‘双金属复合板’，这种加工法叫做‘爆炸焊接’。这种产品，用一般焊接、轧制都是办不到的。”

在场参观的人，看到爆炸的神奇威力，都赞不绝口地说：“太妙了！”

一会儿，周家良开着汽车吊，抓起一块直径三米，重三吨的圆型钢板，轻轻放在有边没底的“拉模”上。在钢板上围起一圈油毡纸，然后在里面灌满水，水里放进胶质炸药。爆炸后，到跟前一看，

嘴，那么大的半个球体状的大桩脚“封头”炸出来了。

参观的人们，围上去紧紧握住陈火金和工友们的手，兴高采烈地说：“妙啊，真了不起！”

王书记指着“封头”，含笑地说：“这叫‘爆炸成型’。目前国内搞这种加工、铸造、锻压是无法解决的。”

说着，王书记领着我们到一所简易的样品室，屋里的地上、桌子上，摆放着为造船、冶金、石油化工、国防和航空工业，用爆炸加工的四十多种类型的样品。

真是奇妙的生产工艺呀！记得国庆的焰火，是以爆炸奇观产生了动人的花卉，金光灿烂，落英缤纷。但以陈火金用爆炸加工的贡献相比，毫不逊色。前者只不过是用五彩的火焰增添节日的气氛，而陈火金探索的爆炸奇迹，在实现四化的年代里闪烁出光辉。

王书记正和我们讲解爆炸加工的工艺，孙厂长走来了。

接着，孙厂长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国内外对爆炸加工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经济意义。他说：“用爆炸焊接新制造的双金属复合板，不仅具有多种金属的性能，而且能大量节约稀有金属和贵重金属。爆炸成型和爆炸焊接，与常规加工方法相比成本是

很低的，而加工的精度也高。爆炸加工的新工艺，将在四化建设中发挥它的威力。”

听了王书记、孙厂长的介绍，对陈火金探索爆炸加工工艺感到浓厚的兴趣，于是急于跟陈火金谈谈。可是，王书记指着前面那辆开动了的小车，笑了笑说：“陈火金被科委接走了。”

“被接走了？”我们感到有些失望而着急。

孙厂长含笑地说：“实际啊，你们找到陈火金，恐怕也挖不出更多的东西来。他这个人，从来不愿讲自己的功劳。”

“是这样。”王书记补充着，他又指着迎面来的周家良和一伙工友们，说：“你们莫不如找他们唠唠，再找他爱人和熟悉他的人多扯扯，我想，准会有收获的。”

于是，我们照王书记和孙厂长的指点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果然收获不小，听到了很多陈火金同志在探索爆炸加工奥秘、攀登技术高峰、一心为四化献身的故事。

南方来电

一九五六年秋天。

独身宿舍值班室里，有位年过半百的老管家，戴着老花镜，伏在桌子上专心地看着报纸。

这时，随着一阵“突突”响声，一辆摩托车停在门口。老管家抬头一看电报投递员送电报来了，他放下手里的报纸，微笑地迎了上去，问道：“哪来的电报？”

“南方来电！”爱说笑的年轻投递员问道：“独身宿舍有叫陈火金的吗？”

“有，有有。”老管家说着接过电报仔细地看了看，对投递员笑着点点头说：“福建，啊，是他家乡来的。”

“没错，那我就走了！”投递员笑着招手说了声：“再见！”出门发动摩托车，象支箭似地跑了。

老管家送走了投递员，打开了电报封筒，取出电文看了看，电文上写的是让陈火金准时去火车站

接任秀兰。

“秀兰是谁呢？”老管家正在纳闷，两个独身小伙子走进屋来。一个大个子凑到老管家跟前，看了看电文，问道：“任秀兰是谁呀？”

那矮个小伙子也凑到跟前看了看电文，摇摇头说：“没听陈技术员提过这个名字。”

大个儿摸摸后脑勺，眼珠一转，笑道：“不是他的对象啊？”

那矮个小伙子刚要搭言，老管家忙把话接过来：“你们可别瞎猜测。陈技术员一九五五年从长春汽车制造学校毕业来到咱们厂子，就一心扑在改革锻压设备上了。从来没听说他张罗着找对象！”

提起陈火金不张罗搞对象的事来，两个小伙子又议论开了。

那个矮个儿的小伙子，用奇怪的口吻说：“旅大的姑娘，要容貌有容貌，要个头有个头，要线条有线条，多漂亮呀，那么多的姑娘，难道他一个也没看中？！”

大个子哼了一声说：“中专生，几年来搞了不少革新，有名气了，再干几年就能当工程师了。当然，对象得好好挑选挑选喽！”

……

傍晚，老管家从窗户里看见陈火金下班回来了，他放声喊道：“陈技术员，有你的电报！”

陈火金进屋，把手里一卷图纸放在桌子上，接过老管家递过来的电报，打开电文一看，全身的血液象大海的波涛翻滚着，兴奋地说：“啊，她来了！”

老管家望着陈火金红润的脸庞，纳闷地问道：“秀兰是你什么人啊？”

陈火金听老管家这么一问，顿时，脸上象蒙上一层红纱，不好意思地说了声：“早晚你会知道的！”

老管家从来没见过陈火金今天这个羞羞答答的劲儿，站在那眨巴着眼睛，琢磨着：“早晚你会知道的”这句话的奥秘。

陈火金手拿着电报，喜气洋洋地朝宿舍走去。老管家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已猜出八九分了。

灯下，陈火金看完设计锻压模具图纸，再拿起电文看了又看。往常不管厂子有什么新电影，新戏和什么热闹，从来没干扰过他。可是，今天这封电报却把他吸引住了。

第二天晚上，快要下班的时候，陈火金忽听远处传来一阵火车的鸣笛声，他心里咯噔一下，看了看手表，连连自语道：“糟糕！糟糕！”

在一起工作的工友们都怔了，问：“怎么啦？”

一个知道底情的工友，趁机逗趣地说：“哎

哟，心上的人要是丢了，你要哭鼻子了，哈……”

陈火金来不及还口，急忙找到车间主任请了假，出了车间门口撒腿就朝火车站跑去。跑到火车站，他的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看看车站的大钟，秀兰坐的车早已进站，过了一个钟点了。他心急火燎地跑遍广场、候车室、站台，也没见到秀兰的影儿，心想：“她没来？还是……”他只得无精打采地回来了。

独身宿舍值班室里，人们看到陈火金心事重重的样儿，笑着议论着。大个子青年迎出门，凑到陈火金跟前，假装惊慌地问：“怎么，没接着秀兰啊？”

陈火金摇摇头。

大个子板着面孔说：“哎呀！不是被坏人骗走了啊？”

这么一说，陈火金有些慌神了。这时，宿舍管理员笑着走过来，对大个子说：“你别吓唬他了！”转过身对陈火金说：“你这个人，可真成问题，你怎么失约了呢？”

陈火金听了管理员说话的口气，转惊为喜地忙问：“她来了？”

“是啊，多亏遇上了个热心人把她送来了。”

没等管理员说完，陈火金追问：“她在哪儿？”

管理员指着女宿舍说：“已经安排住下了。”

陈火金听了不知说啥好了，长长喘了口大气，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陈火金想到秀兰，心里美滋滋的，恨不能插翅飞到女宿舍去，看看六、七年没见面的秀兰。可是，一看手表，时间太晚了，只好明天再去了。

第二天陈火金虽然早早起来，又不好意思到女宿舍去，只好按时来到锻工车间。当大伙知道他还没见着秀兰的面，就汇报了车间领导，便把他撵回去了。

陈火金走向女独身宿舍的楼梯，不知咋的，觉得心扑通扑通一个劲地直跳。他轻轻拨开房门，仔细一瞧：秀兰正坐在床上，聚精会神地缝衣服扣子。瞧瞧秀兰的模样，内心惊喜：几年没见，秀兰个高了，发育的更壮实了。

秀兰听到门响，抬头一看，是日夜想念的未婚丈夫陈火金站在门口，她急忙放下手里的针线，站起来迎了上去。霎时，那清秀的脸庞，唰地红了起来。想打个招呼，又不好意思，只是闪动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抿着嘴笑。别看陈火金在研究革新锻压模具上有两下子，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没有章程了，不知从何开口，也只好和秀兰一样抿着嘴笑。

这一对自幼订婚，六、七年来，从来没到一起

吐露过一句爱情的话。今日俩人相逢，想起了往事，心里甜滋滋的。

六、七年前，陈火金家乡的邻村，任家夫妇双双离世，抛下个孤儿秀兰。秀兰长得机灵，文静，又懂事，被陈火金阿爸阿妈看中了，在亲友们的撮合下，便给陈火金和秀兰订下了“娃娃亲”。

秀兰到了陈家，地里家里，炕上炕下的活儿都拿得起放的下，对两个老人一片孝心，用阿爸阿妈的话说：比自己的亲生闺女还强起！

一九四九年，陈火金从县城中学回家度暑假。一进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小闺女在地下做饭，心想：“这是谁呀？”

从来没见过陈火金的秀兰，看看学生模样的打扮，仔细端详了相貌，有点象阿爸阿妈，心想：“他准是自己的丈夫。”于是微低着头，羞羞答答地说：“你回来了！”

陈火金看了一眼这陌生的姑娘，怔住了，心想：她是谁呢？

秀兰偷看了一眼陈火金，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跑到院子里。

.....

陈火金想到这儿，微笑地问：“秀兰，你来了！车间里有点急活，等忙完了去车站接你，晚了。”

“嗯。这不也找上门了吗。”秀兰温存地抿嘴笑了笑。

陈火金笑了笑说：“阿妈身体好吗？”

“嗯，可结实哪！”

陈火金坐在床上，秀兰眼看陈火金个儿高了，身形长的魁梧了，笑了。回身把放在桌子上的小竹筐拿到床上，随手掏出几个新鲜甜桔递给陈火金，说：“我记得你最爱吃甜桔，对吧？”

“嗯！”陈火金笑着点点头，接过甜桔，扒了皮就朝嘴里送。

秀兰又拿起个甜桔，扒了皮递给陈火金，笑道：“吃吧，筐里还有哪！”

火金与秀兰亲热地唠了起来。陈火金靠秀兰跟前，含笑地问秀兰：“你准备在这呆些日子啊？”

秀兰低头抿咀笑了笑，羞羞答答地说：“不回去了，阿妈让我在这照顾你……”

陈火金听了秀兰说“照顾”，便完全明白了，心里觉得一阵热乎乎的，心想：是啊，也该结婚了，婚后互相关照该有多好啊！想着想着收敛脸上的笑容，站了起来。

秀兰抬头看了看陈火金难为情的神色，心中浮起疑云，暗想：难道他不同意结婚？她试探地问道：“火金，你不同意我留在你身边吗？”

陈火金急忙向秀兰解释：“不，我早就希望能

和你生活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了呢？”

“问题是……”

“怎么啦？”

“是这样，眼下厂子的住宅很紧张，张罗结婚的青年多，咱们再插上一杠子，岂不又给领导添了一份困难。我想……”

秀兰忙问：“你想怎么办呢？”

陈火金笑了笑，用征求意见的口吻说：“我想咱们结婚的日子再往后拖拖，把方便条件让给别人，有条件了，咱俩再结婚，不知你同意不？”

秀兰一听，便开朗地笑了，说：“我一点儿意见也没有！”

陈火金高兴得站起来，紧握着秀兰的手说：“那你就得住独身宿舍了！”

“好吧。”秀兰红润着脸，抿着嘴，点点头笑了。

从这以后，陈火金和秀兰分头住在独身宿舍。平时，陈火金不好意思往秀兰那里跑。秀兰怕别人开她的玩笑，也不好意思去找陈火金。只有每到开工资的时候，陈火金给秀兰送足生活费；秀兰抽空给陈火金洗洗衣服。俩人自从见面以来，没压过马路，也没看过电影，当然，更谈不上到海滨游览了。

时间长了，陈火金和任秀兰的牛郎织女式生